

多年未涨的高校学费,今年突然“开闸”,但又未交出一本明白账,自然引发质疑和争议——

高校学费“涨声”一片为哪般?

□本报实习生 吴萍

今年的大学新生已陆续报到,江苏、贵州、宁夏三地正式按新标准收学费,其中宁夏的文史、理科、医学等各类专业的涨幅均高达50%,随即引发不少关注和质疑。加入这场热议的人中,毕了业的在庆幸,在校学生有质疑,学生家长求解释……

学费到底该不该涨,涨多少才合理,如何确立合理的定价机制,成为热议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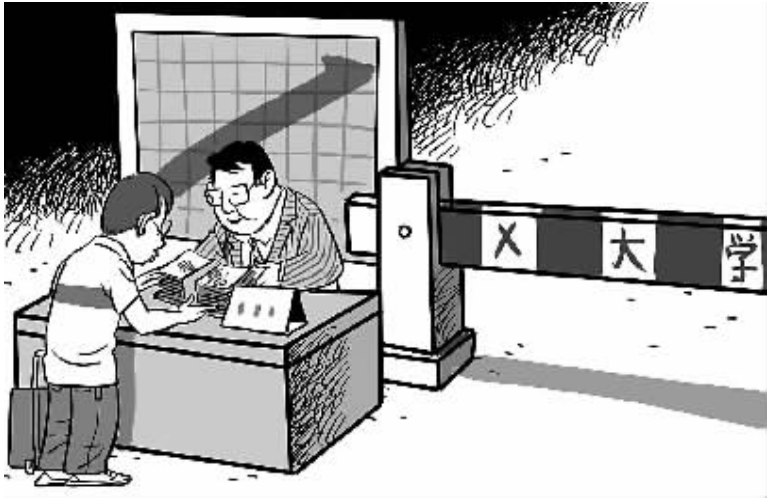
学费一年涨了近两倍

张国芬是今年的大一新生,她所上的学校正是“涨幅最大”的宁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她没能申请到助学贷款,目前靠“绿色通道”延期缴学费。

“到学校之后听学姐说才知道学费涨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上面写的就是4400元。”张国芬说,“我当时还留意了一下别的学校的学费,好像全国的学费都差不多,都在4000元到5000元左右。”张国芬的室友马志秀则直言“学费突然涨了近两倍,接受不了,交不起。”张国芬的三位室友都是宁夏当地的少数民族,去年因为享受政策提前一年入学,当时的学费是1500元,今年就变成了4400元。“学校也没有及时给解释,但是没办法,还是要完成学业。”马志秀说。

事实上,宁夏地区的高校收费仍然没有超过其他大部分同样涨价的省份。除了宁夏之外,湖北、江苏等地也相应地涨了学费。

郭建咏就读于学费没涨的华东理工大学,但他并没觉得庆幸。郭建咏透露,自己所学的产品造型设计专业学费要一万元,是整个华



通行证

赵春青

理最高的。他坦言,其实涨学费不是问题,问题是学费的构成和用途不透明,让人难信服、让人怀疑。

同在该校学习药剂学的姜佳骊则觉得学费不贵。“我们实践课程较多,四年下来我们用的化学试剂都够五千元。”上海地区一家长则表示,如果学校设施和教学水平能够有改善的话,涨学费也还能够接受。

收费标准与学分挂钩

湖北大学学生小霏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大三上学期的课表,上面显示平均每天只有三节课。“课这么少,学费还照收,真的很不理解。”由于没有人给解释,也不知道学校的具体学费细则,小霏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对学费收取标准存在疑惑的学生不在少数。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教务员高老师则在人人网上发布了该校学费解释:大部分专业学费是预缴的(每学年5000元),一学年后根据实际修读学分算出应缴学费,多退少补。

“各专业学分单价,由四年总学费2万元除以四年应修总学分所得。由于每学年修读的学分不均,大一、大二、大三修读学分多,学费都要超过5000元,大四学费低于5000元,毕业时退。”高老师解释。据此,笔者计算,大学修满学分才能毕业,而目前基本比较通行的大学四年要修学分数是160个学分左右,其中每个学分基本上在70~100元左右。也就是说,光学分,整个大学四年就要交1万元以上。

学费、住宿费、书本费(有的学校由学生自行购买)的总和是学生要交付给学校用来“获得知识或者经验”的经费,按照上面这种算法,两万元的学费里面,除去修学分应缴的费用,剩下的则会用于学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学校日常运转、科研和教师福利等。有网友对此吐槽:“我又不是研究生,又没有

参与科研,凭什么我要支付那一部分?”

涨在“可承受范围内”

从大学的经费来源上看,包括政府投入、学费收入、社会募捐和经营收入,目前我国高校经费来源主要依赖政府投入和学费支撑。而根据7月25日发布的《北京市2013年市级财政预算支出决算(明细)》来看,教育总支出约323亿元,其中高等教育投入约125亿元,约占38.7%,在教育支出的28项中可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事实上,2007年国务院就曾发出“限涨令”,已经多年未涨的学费突然暴涨,自然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十多年来,学费没涨,物价却一直一直在涨,学校也要运营,涨学费是必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告诉笔者,“目前只有部分省市涨学费,以后整体肯定还要涨,这只是个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侯静则分析,由于近些年很多学校在进行基础设施的更新工作,比如学生和家长要求的“安空调”风潮,而这些费用不在财政拨款范围,自然会涨学费。

那么,学费涨多少才合理呢?据教育部说法,2013年全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学费为5775元,占城镇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为7%;占农村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为17%。教育部回应,“总体上说,目前的收费水平基本在城乡居民可承受范围之内”。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高校学费标准应占人均GDP的20%以内。宁夏2013年人均GDP为40173.67元,涨后的学费在4000~7000元之间,如果不考虑宁夏在各个地区之间人均GDP差距较大,不算上艺术类专业的话,还算“可承受”。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表示:“我国应明确限定大学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如果大学能交出一本透明的账,按照目前入不敷出的收支情况,在可承受范围内,可以一定程度提高学费。超出的部分,应该由政府拨款、社会募捐等解决,这才是合理的定价机制。”

背景链接

部分省份高校学费调整方案

江苏:本科学费由平均4712.5元调整为5487.5元,上涨16.4%;专科学费由平均4330元调整为5075元,上涨17.2%。
宁夏:文史类专业由2600元调整至4000元;理工农类专业由2800元调整至4400元;医学类专业由3000元调整至5300元;艺术类专业由6500元调整至8000元,涨幅均超过50%。
贵州:本科平均学费由3558元调整为4170元,上涨17.2%;高职高专由2600~2800元合并调整为3500元,上涨25%~34.6%;艺术类本科由6000元调整为9000元,上涨50%;艺术类高职高专由现行4800元调整为7000元,上涨45.8%。
福建:对福建江夏学院、福建警察学院、宁德师范学院、莆田学院、龙岩学院、三明学院、武夷学院这7所高校学费标准进行了调整,即一般专业由每生每学年3000元调整为4000元,上涨33.3%;医学类由4000元调整为5000元,上涨25%;艺术类由6000元调整为7000元,上涨16.7%。(按各省物价局网站整理)

新闻图说

看书得打伞

8月26日,深圳图书馆。虽然已经是秋天了,但天气依然酷热,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晒进图书馆,看书的读者不得不撑伞读书。

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此表示爱莫能助:“可能设计师认为在阳光下看书是件舒服的事。却没有考虑到深圳夏天太阳的毒辣。”

图书馆管理人员表示,打伞看书仅限于东边部分座位,且只在上午出现。图书馆曾考虑多种遮阳方法,如拉帘子,但玻璃幕墙是三维的,难遮掩。目前图书馆也在探讨更多办法去解决。

邹碧雄/东方IC



一个坚守了56年的“钉子户”

□石述思

或许,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拆迁史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记录。一个农妇,在一个学校内,不顾各级组织的谆谆劝导,坚守自己的老宅56年,我自岿然不动。她叫龚厚芝。今年74岁。龚厚芝的老宅位于湖北恩施芭蕉侗族乡初级中学校园内,房屋占地约500平方米,是一栋2层土木结构的瓦房。房屋四周种有蔬菜果树,并饲养生猪和散养许多土鸡,走进校园,孩子的欢笑声与鸡鸣猪叫交织,堪称奇观。56年来,当地政府与教育主管部门更换了一任又一任的干部,学校也换过数十位校长,均动员龚厚芝一家人为了孩子们的学习环境迁出校园,政府帮助其在离此不远的

地方修建新房。但龚厚芝坚持其父母留下的遗言:“不能丢了老祖宗的地盘”。首先一个印象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师重教的今天,该农妇全家觉悟成低,为一己之私罔顾公共利益,严重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且在各级部门的劝阻下,安之若素半个多世纪,其一定拥有无比坚强的神经和超人的耐力。

难能可贵的是,其父辈正处于一大二公的时代,空气中洋溢着集体主义至上的浪漫和天真,土地尚未实现联产承包,农民个人的权益根本没有法律的有效保障,一个普通的农家奇迹般地守护着自己的老宅未遭强拆,实属不易。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尤其是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加上传统政绩考核的逼迫,拆迁之

风遍布华夏大地,由此引发的民生悲剧越来越成为备受诟病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龚厚芝仍旧能继续坚守,则更值得关注。据芭蕉侗族乡政府干部介绍,当年这所学校选址后,涉及有几户村民在校园规划内,但其他村民在政府指定或自己选定地址后,相继搬出了校园,唯有龚厚芝一家拒绝搬迁。这一切无法回避如下追问:为啥当地政府没有像一些地方那样,趁龚老太熟睡之际,派不明身份的壮汉将其连夜扔在几十里之外的荒地,而后将其老宅一拆了之?甚至在其鸡猪扰民之际,派人在其老宅门前放撒炮甚至泼粪?

或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龚厚芝PK的对象是学校,而教育总是被一些地方政府口头上摆到空前重要

的位置,但长期身处弱势地位,无论在投入上还是政策扶持的力度上,都远远比不上招商引资等政绩工程,这也给了资深钉子户龚厚芝继续战斗的空间和可能。加上教育领域管理者相对知书达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民风淳厚,终使这场旷日PK没有像个别地方,演化成不可收拾的人道主义悲剧。

最关键的是,面对一个坚守私宅,对所谓公共利益不支持不配合的年迈农妇,当地基层干部和前后十几任校长拿出了足够的耐心,不计成本,不辞辛劳,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2014年初,眼看学校要为学生扩建操场,并规范校园安全管理,龚厚芝一家人及其亲属出入必经校园大门,对校园安全不利。经过历时近半年的说服工作,2014年8月初,龚厚

芝终于与当地政府签订迁出协议,当地政府承担了帮她修建新楼的任务——平场子、请建筑队、跑手续,包括协调水、电等一切活,统统由专门的乡干部负责。

一场长达56年的钉子户和学校的博弈,最终创造了中国和谐拆迁的传奇。

而这样的传奇,是当下仍热衷不顾群众利益、热衷野蛮拆迁甚至暴力拆迁的少数地方政府的一面生动的镜子。

在农民个体土地权益越来越受到政策法规呵护的今天,该如何平衡地方发展大局与群众自身利益诉求,成为一道现实而急迫的考题。

平衡的关键点在于,每次高举的神圣城市发展大旗的拆迁,当避免少数百姓最终被迫押上全部家当。唯有完善相关法律,恪守程序正义,推动依法行政,并尽最大可能,倾听和尊重处于弱势地位的拆迁户的合理诉求,才能终结拆迁悲剧不断重复上演。

民生视点

非法手术

据《北京青年报》23日报道,北京市一中院近日判决一起“特大买卖人体器官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被公诉的最大一宗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涉及51枚肾脏,涉案金额1034万余元。其中,组织者郑伟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令人震惊的是,该案的被告人中有4人曾是正规医生的医生。其中被告人杨国忠原是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樊海雁是徐州瑞博中西医结合医院护士长,而郑伟一开始也是与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叶某“合作”,实施肾脏移植,牟取暴利的。

有网友评论,从寻找、供肾卖肾人员,联络买家,到承租医院、手术摘肾,犯罪团伙规模之大令人咋舌,正规医院医生与之合作更是丧尽天良。

无一营业

据人民网24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正在对已整治报刊亭进行一对一安置。本月12日,关于“报刊亭深夜被强拆”的事件引起热议,北京市委市政府回应称被迁报刊亭“均为阻碍行人通行”。

目前,经过经营者同意,已安置9处已整治的报刊亭,除此之外,街道直接安置10处,已确定选址点位等待经营者到位的19处,继续寻找安置点位30处。

而据《北京晚报》27日报道,由于亭体损坏严重且新址位置偏僻,至今尚无一处报刊亭恢复正常营业。很多报刊亭主表示新址人流量不够。

例如,据媒体探访,北三环有一座报刊亭迁移改至一条小巷深处,斜对面挨着中日友好医院的太平间,街面基本无人流。并且报刊亭亭体变形,门关不上。

“热饭钱”

据《扬子晚报》27日报道,南京市物价局20日通报,已要求6家违规收费的公立医院进行政策告诫,纠正乱收费行为。该通报中,违规收费的是——微波炉“热饭钱”。

据悉,在通报之前,在上述6家非营利性医院病房里,用微波炉热饭还要交“热饭钱”,“5角4分钟,1元8分钟”。对此,不少患者表示不满。

医院方称,收费实属无奈之举,一些患者家属看到免费,就敞开来,甚至常把微波炉烧坏。

针对部分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存在乱收费情况,南京市物价局在20日发出通知,要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三等及以上等级床位病区需配备微波炉,并供患者免费使用。并于本月开始,开展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

“局长转任”

据《南方都市报》28日报道,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的一份干部任免名单遭到网友围观。名单显示,秦德亮被免去该市畜牧兽医局局长,并被任命为教育局局长。

“畜牧局长转任教育局长”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网友质疑,从畜牧局长到教育局长,转任是否“跨度太大”。针对质疑,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办公室方面称,对秦的任命是按照干部选拔的规定和流程进行的。

有专家对此分析说,一名官员只要行政级别符合条件,都可跨界出任教育局长。我国地方政府在任命教育官员时,首先考虑的是官员的轮换安排、行政级别。舆论对教育局长任命的关注,反映出大家对于“外行领导内行”的怀疑。(吴洋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

一周舆情

编读e时代

本报法人微博网友留言摘编

(8月23日~8月29日)

【企业拍卖留守厂长苦寻19年前老同事领钱 多人以为是骗子不开门】武汉市江夏区的徐家亮,今年2月当选一家关停企业的留守厂长后,将企业的土地和旧厂房以163万元招标采购,然后苦寻失散19年的老同事来领钱。谁知有的职工被找到后,以为来了骗子,坚决不开门。

(2014年8月26日《工人日报》报道)

@天涯威客:诚信危机。

@海东小子:留守厂长的遭遇令人唏嘘,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留守厂长吃的是信任缺失的闭门羹,重建诚信的社会体系,人人有责,都能笑对陌生的敲门声,也是中国梦。

【“90后”职场难题:是员工“闪得快”,还是管理“跑得慢”?】“90后”进入职场以来,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主力军。这些职场“新新人类”与“前辈”们存在很大差异,动辄跳槽,给管理者出了一道难题。是员工“闪得快”还是管理“跑得慢”,你怎么看?

(2014年8月27日《工人日报》报道)

@冬天的风的囤胖:作为“70后”的我认为,不要像谈思想政治那样和“90后”沟通,最好用QQ、微信等方式交流,再学一些流行用语,这样的交流“90后”更易接受,同时也让“70后”与时俱进一些。

@醒龙智:玩电脑、手机长大的一代,与前辈各方面都不一样,中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山顶上的“空心村”】湖南省隆回县岩口镇茶仁村位于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这里有300多户人家,几乎每家每户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过活。平时,孩子们都要步行两三个小时去山下上学;而在暑假里,老人、孩子与狗,是所有留守家庭的常态。

(2014年8月28日《工人日报》报道)

@石碗碗:说白了还是当地没有赚钱的地儿,父母才不得不背井离乡,关键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水磨粉妮妮:孩子们不会觉得苦,他们以为生活本该如此。我们小时候和现在的孩子比应该也算苦,但童年在记忆里还是快乐的。不要打扰别人的幸福,即使你觉得那是痛苦。

(贺少成摘自工人日报微博)

欢迎读者到新浪、腾讯、人民网平台
与工人日报微博互动